

摘要

未名社生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正处于“五四”思想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交替混杂时期。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危机与多重革命主体的召唤下，此阶段的革命话语也呈现出多元混杂状态。未名社青年作为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其肆无忌惮的斗争意识与鲁迅的再造“思想革命”发生碰撞，试图通过社会批评打破思想界的僵局。然而追溯未名社青年们的精神历程与思想演变，可以发现“五四”新思想虽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动力，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带来的苦闷也成为青年革命思想犹疑的主要因素。再造“思想革命”的困境与青年精神的焦虑促使未名社疏离了社会批评，而转向开辟了一条相对沉寂却又切实的文学翻译道路。然而其文学译介却无不与中国的革命现实相联，其翻译思想实际仍承继了鲁迅再造“思想革命”与改造现实的精神内核，并与南下鲁迅的革命思想相呼应，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靠近。在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未名社通过文学译介为论争的深入提供理论资源的支持，同时在文学的译介与阐释中传达了革命的立场与看法。未名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思想革命的精神本质，另一方面又在与现实革命的碰撞中呈现出新的样态，他们以文学创作与文学译介开启了文学与革命的联结。

未名社疏离了社会批评而在翻译文学中寻找到了联系现实的方式。文学译介既是未名社承继鲁迅再造“思想革命”的另类实践，也是他们介入“革命文学”的方式。未名社在译介中呈现的文化理想、价值追求和革命观念，需要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现实语境以及译者主观的精神追求出发，来展开探讨。因此论文既从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译者的思想观念、个人际遇来观照其翻译的选择；又从翻译的附言后记等来审视未名社的革命精神与革命言说。在对旧俄、新俄文学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译介中，未名社从绝望与颓废中汲取了反抗与革新的力量，体现了其对民众思想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关注，完成了鲁迅再造“思想革命”的尝试。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译介，既从输入“武器”的角度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从知识分子心灵困境的角度找到了精神出路。

未名社在“五四”思想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

出复杂性与异质性。一方面在思想启蒙语境中创作的革命文学，具有知识分子反抗现实的精神，另一方面驳杂的现实处境又使其呈现出对革命的复杂情绪。“五四”落潮的苦闷使未名社青年对革命产生了一种既疏离又向往的矛盾心理，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有对革命的呼唤，又有一种革命的感伤情绪。作为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创作更侧重于个人情感的表达，特别是注重展现时代夹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矛盾与挣扎。论文将着重分析未名社的革命文学创作，并将其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未名社革命文学的异质性。他们的文学作品既体现出时代精神的呼唤，又具有个人情感的特征。通过对其文学创作的分析研究，试图认识未名社在“革命文学”中的独特性。

关键词：未名社；“革命文学”；文学译介；文学创作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第一章 “革命”语境中未名社的成立与演变	12
第一节 多重“革命”语境中未名社的成立	12
一、“五四”思想革命的启蒙	12
二、革命文学初期多重“革命”话语的召唤	16
三、鲁迅再造“思想革命”的直接影响	20
第二节 未名社与鲁迅再造“思想革命”的碰撞与新生	25
一、与鲁迅社会改造思想的契合	25
二、“鲁迅南下”与未名社的革命转向	28
第二章 思想革命与革命文学的遇合：未名社的文学译介	33
第一节 再造“思想革命”影响下的译介	33
一、批判现实与解剖人性：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译介	33
二、精神困境的探索：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译介	36
三、“被压迫者”的哀音：弱小民族的译介	38
第二节 作为“武器”的革命文学译介	41
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译介	41
二、革命文艺理论的译介	43
第三章 革命叙事中的情感话语：未名社的文学创作	48
第一节 非理性的革命审视	48

第二节 革命与情感的互动、张力.....	53
第三节 革命体验与情感建构.....	57
第四章 未名社革命性文学实践的文学史意义.....	63
第一节 革命文学论争中未名社文学译介的意义.....	63
第二节 未名社革命文学创作的意义.....	66
结 语.....	70
参考文献.....	72
致 谢.....	i
关于学位论文原创性的声明.....	ii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ii
在校期间的科研情况.....	ii

Abstract

The Weiming society was born in the mid-1920s, and it was in an alternating period of May 4th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Under the complex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call of multiple revolutionary subjects,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t this stage also presents a mixed state. As new cultural intellectuals influenc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Weiming society collided with Lu Xu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ried to break the deadlock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through social criticism. However, tracing back to the spiritual course and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Weiming society, we can find that although the new though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evolu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the depression brought by the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has also become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hesit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young people. The dilemma of recreating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anxiety of youth spirit prompted the Weiming society to alienate from social criticism and turn to open up a relatively quiet but practical road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However, his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re all related to China's revolutionary reality, and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actually inherits the spiritual core of Lu Xun's recreating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ransforming reality, and echoes Lu Xun's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south, approaching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bate o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eiming Society provided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debate through literary transl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Weiming society continue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presented a new form in the collision with the real revolution. They op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with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Weiming Society alienated social criticism and found a way to connect with reality in translating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s not only an alternative practice for Weiming Society to inherit Lu Xun's "ide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a way for them to intervene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deal, value pursuit and revolutionary concept of Weiming Society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realistic context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e spiritual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practical needs, as well as the translator's ideolog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e can see his choice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ostscript of the translation, we can examin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revolutionary speech of Weiming Society.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Russian literature, the new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oppressed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Weiming Society drew the strength of resistance and innovation from despair and decadence, reflected its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thought and the intellectual spiritual world, and completed Lu Xun'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rotsky'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ing "weapons", but also found a spiritual outl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spiritual dilemma.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the "May 4th"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Weiming Society's literary creation presents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On the one hand,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reated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has the spirit of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to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licated reality situation makes it present a complex mood for revolution. The depression of the ebb tid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made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eiming Society have a kind of contradictory psychology of alienation and yearning for the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ir works have both the call for revolution and a kind of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As intellectuals who are divorced from politics,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focuses more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eelings, especially 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of young intellectuals in the er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of Weiming Society,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of Creation Society and Sun Society, so as to fi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of Weiming Society. Their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reflect the call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als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 emo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of Weiming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Weiming Society;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ry creation

绪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生成是一个芜杂、变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仅关联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生，更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演变。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再到左翼文学等的发展演变中，“革命”的概念一直处于变动中，“革命”与“文学”的联系也更加繁复起来。李跃力认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样态随着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而动态变化，处于一种无法消解的张力之中。”^①但现代文学的发展远比“革命史”更复杂，它不是线性演进的，而是包含许多支流与个性化曲折，甚至存在不同文学形态之间的更替与杂糅。的确文学与现实革命存在张力，但就此单一地将“革命史”视作文学演变的依据，会忽视文学史的丰富性。对此李怡就指出人们将单一的左翼文学视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以国家承认的“革命”思想当作一切文学发展的最高境界，这样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丰富形态，而且对“革命”“革命思维”“革命文学”等一系列问题的丰富性、复杂性、曲折性难以清晰把握与准确抉择^②。因此有必要梳理“革命文学”的生成语境与发展逻辑，在历史的连续与变化中考察“革命文学”与作家、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现“革命文学”芜杂、多样的历史景观。

“革命文学”与作家、文学社团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研究课题，学界对“革命文学”与社团关系的研究往往集中在1928年之后，也就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学社团。这固然呈现了“革命文学”的主流，但是却忽略了这一文学理想的其他文学样态。特别是忽略了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与革命现实的互动。“革命文学”在生成过程中与其他边缘社团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从“五四”走来的文学社团，他们是如何理解“革命”的？他们借助何种资源找到与“革命”“革命文学”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实践呈现出“革命文学”的何种样态？

^① 李跃力：《“革命文学”的“史前史”——1928年之前的“革命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第178页。

^② 李怡：《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62页。

近年来，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国民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①，特别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团体的重新发现。随着“中期鲁迅”^②的提出，鲁迅在国民革命期间的思想观念与文学活动被挖掘出来，而其中在未名社的文学活动是研究“中期鲁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未名社是在“思想革命”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文学”的文学社团，同时也是鲁迅再造“思想革命”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有感于中国思想界的昏浊停滞与新文化阵营的庸碌无为，试图通过再造“思想革命”，以小期刊、小团体“捣乱”的形式，打破僵硬的文坛。未名社正是鲁迅在此阶段主要的文学阵地之一。未名社的青年与鲁迅的再造“思想革命”会发生怎样的碰撞？而承继了鲁迅思想的未名社青年，他们又是如何理解“革命”、表现“革命”的？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推动新文学的发展的？

再造“思想革命”可以说是未名社文学思想以及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贯穿未名社文学活动始终的重要思想，但同时也不可忽视未名社青年自身的精神追求与主体选择。随着鲁迅南下以及未名青年文学理想的转换，未名社逐渐疏离社会批评而转向温和的译介与创作，并在这种默默无闻的文学实践中不断介入革命文学与现实。这不仅隐含了对鲁迅思想的回应，也是青年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现实做出的自我调整。因此未名社文学实践中的“革命”既不是单纯的“思想革命”，也非革命文学中的“政治革命”，而是融合了鲁迅的再造“思想革命”与革命现实以及自我精神追求的个性化创造。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语境中，未名社的文学实践呈现出温和而坚韧的风格。相较于激进的创造社与太阳社，未名社虽未参与实际的文学论争，也没有理论批判的意识，但他们却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革命文学”的建设中。未名社继承了鲁迅“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的思想，以文学译介为己任。其中他们的革命文学及理论的译介，不仅为革命文学论争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丰富了“革命文学”的言说空间。在革命文学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鲁迅主张“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专著的，有王焯的《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运动（1919—1927）》、程凯的《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朱崇科的《鲁迅的广州转换》等，论文方面有李玮的《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韩琛的《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邱焕星的《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等。

^② “中期鲁迅”是近来邱焕星提出的一个新的表征鲁迅新形象的概念，区别于“鲁迅中期”这样一个表征阶段性的概念而提出的。在他看来，1920年代中后期的鲁迅积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新式国民革命，并努力沟通文学和政治，创造了新的“同路人革命传统”以及“文学政治”。具体参见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刍议》，《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书……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很多话”^①。鲁迅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文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批评，更需要输入一些国外的进步的文学与理论，这样才能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批评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未名社正是在鲁迅翻译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翻译实践，他们的译介活动为“革命文学”带来了丰富的资源。虽然未名社并没有鲜明的革命主张或者理论批评，也未参加过“革命文学”的论争，但他们的文学译介何尝不能看作是其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另一种发言。他们所忠实的翻译事业不仅是语言的转变，其中更体现了翻译者的文化素养、思想精神。另外，也正由于他们“局外人”的身份以及革命理论的先在不足，他们的创作才更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可以更加忠实地记录着知识分子在革命文学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文学作品不仅显示出时代的印记，更彰显出个体在时代中真实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未名社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沉寂”，他们没有激烈的理论批判或掀起文学论争，他们只是一群默默培育文学翻译与创作的“泥土”，但他们的文学思想、文学实践却无不与“革命”“革命文学”相联。同时他们在文学实践中呈现出的独特的革命性，对于认识“五四”思想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未名社受思想革命的影响，又在革命浪潮的感染下逐渐接近革命文学，这个过程不是泾渭分明、截然断裂的，而是相互影响、交织缠绕的。这也是未名社文学实践的革命性独特而复杂的原因。而对未名社文学实践的革命性研究，不仅能够把握未名社与革命现实的紧密联系，在历史语境中重新认识未名社文学实践的意义，也有利于丰富革命文学的谱系以及反思革命文学史的书写。孔范今认为现在的学术“重视的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各種力量参与的方式及作用，不再特别偏重于对某一种文学范式的研究和价值维护”^②。未名社作为文学史上微不足道的青年小团体，将其放在“革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尊重其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个性价值，并力图通过未名社的贡献折射出“革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① 鲁迅：《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② 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载《孔范今自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二、研究现状

（一）关于未名社的研究

1. 关于未名社的整体研究

陈怀琦的《语丝社研究》^①对未名社的成立到衰落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未名社出版物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着重强调鲁迅对未名社的领导，以及未名社与莽原社、狂飙社的关系。以史料为基础，对未名社的历史以及与其他社团的纠葛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但是将未名社放在与莽原社及狂飙社的关系当中进行论述。未名社虽然是从莽原社中分化而来，但是未名社与前期的莽原社有着明显不同的志趣，与狂飙社的文学志向更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他们应该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而得到学界关注。

将未名社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进行研究，并对其文学贡献与困境有深刻认识的是陈漱渝的《未名社及其文学精神》^②，其中回顾了未名社的历史，并分析了未名社解体的原因在于人力不济与经济困顿，总结了未名社的三种文学精神。这篇论文试图考察未名社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未名社作为一个边缘小社团，它作为社团的价值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但要注意到其价值是在与鲁迅的关系中被发现的。余琼的《文学史中的未名社》^③从未名社与鲁迅的关系，肯定了未名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之处，特别肯定了未名社的俄苏文学译介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胡明贵的《未名社的成立与鲁迅的期待》^④一文重点阐释了鲁迅的启蒙与批判思想，但对未名社如何实现鲁迅的期待少有论述。未名社是在鲁迅的领导下成立并发展的，鲁迅的思想也影响了未名社的青年，因此对未名社如何追随鲁迅的脚步去实现文学理想的还有待深入研究。同时未名社在追随鲁迅文学理想与出版理想时，又显露出个人独特的文学倾向与风格。喻敏的《泥土中开出的未名之花——未名社及其文化贡献》^⑤以史料为基础回顾了未名社的成立以及它的流变过程，对未名社的人与书刊都进行了介绍。整篇论文对未名社的历史与贡献只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论述。

总的来说，未名社的整体研究基本立足于史料（主要是鲁迅的日记、书信等），

^① 陈怀琦：《语丝社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 陈漱渝：《未名社及其文学精神》，《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

^③ 余琼：《文学史中的未名社》，《文艺报》2014年3月21日。

^④ 胡明贵：《未名社的成立与鲁迅的期待》，《文艺报》2014年3月21日。

^⑤ 喻敏：《泥土中开出的未名之花——未名社及其文化贡献》，《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

梳理了未名社成立的始末、介绍了未名社中的成员、未名社与其他社团之间关系等，以及从鲁迅思想出发探讨未名社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贡献。这些史料的搜集整理有助于研究者探讨未名社的人事关系，对还原未名社的历史原貌有重要意义。整体来看，这类研究特征是史料研究多于文学研究，但如果从未名社成员的人生经历与社团的演变历程来考察未名社具体的文学活动，不仅能够看到未名社与历史、时代的共振，更能理解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文学选择与心灵体验。

未名社作为一个边缘的文学小团体，在文学史上受到关注，往往与鲁迅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鲁迅对未名社的成立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亦不能忽视未名社其他成员对现代文学的贡献。近来有研究逐渐关注到了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团体，黄艳芬的《无名的泥土：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未名社述评》^①着重挖掘未名社的史料，力图最大限度还原未名社的原貌。该作偏重从史料出发，考察了未名社成员的人生经历与文艺思想的生成。并从地域的角度出发，注重未名社成员在地域上的特点，重新认识了未名社成员的构成，突出了未名社中“皖军”的贡献。同时该著作仍然关注鲁迅在社团中的核心地位，在考察未名社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成员在社团中的创作及翻译时，都注重从鲁迅出发进而探讨未名社的文学活动，特别是对未名社其他成员的翻译活动一笔带过。由于此书突出鲁迅的核心地位自然就会弱化其他成员的文学成就，因此对未名社其他成员文学活动的研究相比于对鲁迅的研究就显得似乎有点“逊色”。总的来说，这部专著为未名社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梳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对于未名社的文学思想及翻译文学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吴琳的硕士论文《困境中的坚守——论未名社中“霍邱帮”的文学实践》^②，也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但相比于黄艳芬的著作更加凸显了其中“霍邱帮”的贡献。该论文将未名社的发展置于社团流派发展史中进行考察，着重分析未名社的发展困境以及在困境中“霍邱帮”成员所做出的文学实绩。但对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分析局限于文本本身，没有将文本放到历史现场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两者仍旧是对文学史叙述中的未名社的进一步研究，没有突破文学史论述的框架。

2. 关于未名社的文学研究

未名社是一个集翻译与创作为一体的文学社团，对未名社的文学研究多是从

^① 黄艳芬：《无名的泥土：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未名社述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

^② 吴琳：《困境中的坚守——论未名社中“霍邱帮”的文学实践》，江苏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个体出发，将其翻译与创作分而论之。

首先是对未名社翻译的整体研究。对未名社的翻译活动做整体性研究的有张婷婷的硕士论文《未名社的翻译活动研究（1925—1930）》^①，论文主要是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对未名社翻译活动的特点以及特点形成的语境进行分析。主要以韦从芜所译的《格列佛游记》为例，对其译本选择的原因以及译本产生的多元系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该论文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未名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整体的审视，并回答了未名社翻译活动存在的问题，但还没有注意到未名社的翻译活动与当时的历史语境、作家的个人理想之间的关联。

除此之外，卢志宏的《周氏兄弟与未名社的文学译介——以〈未名〉（半月刊）为例》^②。该论文主要是从周氏兄弟与未名社的关系来看未名社后期在《未名》半月刊上的翻译活动。李霁野追随鲁迅，主要译介俄苏和美国的左翼文论，他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希望从俄苏文艺中寻求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韦从芜后期则追随周作人，主要译介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和霍普的诗歌。卢志宏的另一篇论文《周氏兄弟与韦从芜译〈格里佛游记〉》^③，也是从周氏兄弟影响这一方面对其翻译进行分析。该论文主要以《格列佛游记》为研究对象，对韦从芜的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与翻译观念进行了分析。卢志宏的两篇论文均是从周氏兄弟的影响这一方面对未名社的翻译进行分析，前者是对其翻译方向的分析，后者则侧重对翻译策略的探究。总之两篇论文都侧重于翻译策略等对其翻译特点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对作家自身的翻译思想关注得不够。

其他对于未名社翻译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关注单个作家的翻译活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较大的文本，而对他们在未名社期间的翻译研究得较少。方俊的《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李霁野的翻译〈四季随笔〉》^④，该论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来研究李霁野散文随笔翻译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属于语用学范畴的研究。对李霁野翻译文学的关注集中在其《简·爱》的翻译上，并运用多种翻译理论对其翻译风格进行了分析。如胡红荣的《从语言和超语言角度评〈简·爱〉两译本》^⑤、张洁的《翻译规范视角下的〈简·爱〉

^① 张婷婷：《未名社的翻译活动研究（1925—1930）》，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 卢志宏：《周氏兄弟与未名社的文学译介——以〈未名〉（半月刊）为例》，《东方翻译》2020年第2期。

^③ 卢志宏：《周氏兄弟与韦从芜译〈格里佛游记〉》，《东方翻译》2019年第1期。

^④ 方俊：《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李霁野的翻译〈四季随笔〉》，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⑤ 胡红荣：《从语言和超语言角度评〈简·爱〉两译本》，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28046066020006044>